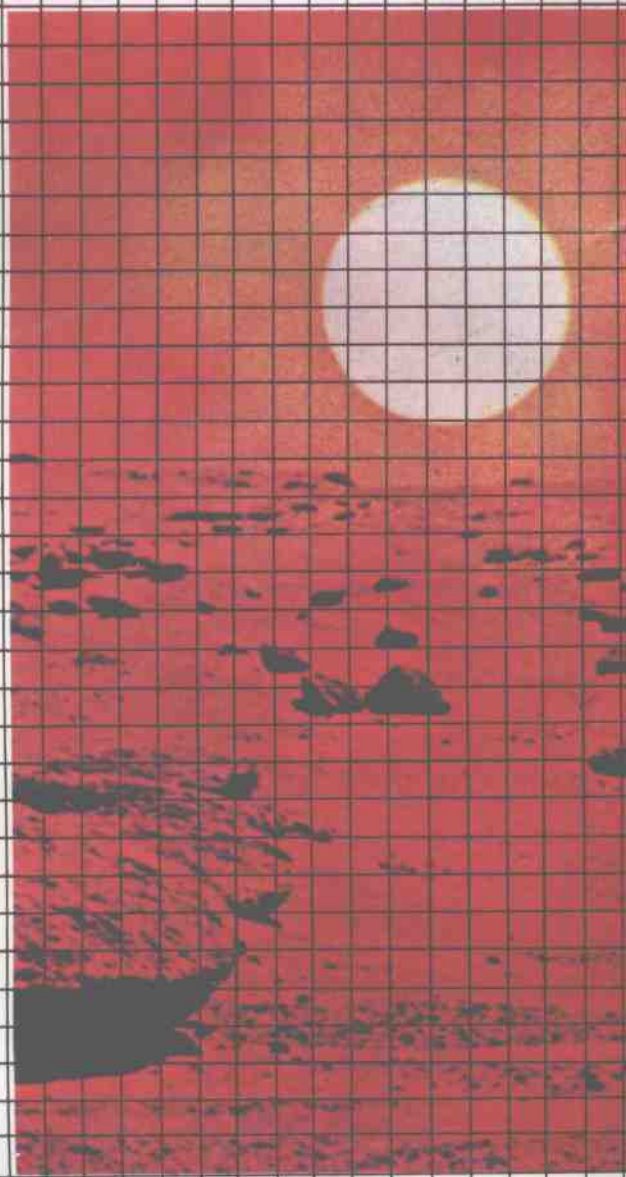




松本清張選集之7

黃菊●譯

沙漠之死

松本清張選集之七

沙 漠 之 死

黃菊譯

樹 良 出 版 社 出 版

沙漠之死 (七)

編譯者：黃 菊

出版：樹良出版社出版

發行：樹良出版社出版

香港朝光街36號四樓

印刷者：廣源印務局

青山道875號工廠大廈

定價 H. K. \$ 12.00

關於本書

由於一時的矜持，泰子開始了一段錯誤的婚姻。

在和初戀情人真吉再見面之後，二人終於決定私奔。從東京到開羅；再繞道中東，炎熱的天氣，無垠的沙漠，和從東京追蹤而來的丈夫保雄——緊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現在已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了，他們該怎麼辦呢？

目錄

第一章	抵達開羅
第二章	錯誤姻緣
第三章	死者之城
第四章	大馬士革
第五章	伊甸之東
第六章	法律之焰
第七章	東京疑雲
第八章	沙漠之行
第九章	千里追蹤
第十章	意外事故
第十一章	死亡邊緣
第十二章	無情荒地
第十三章	駱駝之刺
第十四章	一份摘要

二六	二四	二二	二〇	一八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〇	九	七	四	二	三
一	一	一	一	三	六	七	〇	九	〇	〇	八	七	

第一章 抵達開羅

1

機窗外面的天空，始終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坐在窗戶旁邊的野木泰子雖然不時地微睜着雙眼，瞧瞧窗外，但卻沒有她所預期的特殊景緻，映入眼簾。

這時候，飛機上的乘客們，一個個不是在打盹，就是靜靜地在看書。大家都停止了剛上飛機時的喧嚷。因此，除了飛機引擎的轉動聲及物體被振動的聲音以外，沒有其他雜音。慵懶的乘客們，對於空中小姐送來的小點心，似乎也沒有什麼興趣。這班飛機並沒有坐滿，幾乎每一排都會空出一、兩個座位。

因此，在泰子右手邊的空位，就順理成章地變成行李座了。另外，在她左手邊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約三十歲左右，服飾於某報社的女仕。她的頭正舒服地擱在放平的椅背上，閉目養神。在所有的乘客中，日本人就佔了百分之四十。在這百分之四十的日籍乘客中，有一個十五人的歐洲觀光旅行團，而泰子搭乘這班飛往巴黎的法航班機，是因為參加了這個旅行團的緣故。在這個歐洲觀光旅行團的所有團員中，有十一個男性，四個女性。但班機由東京羽田機場起飛之後，除了那對夫婦之外，其他的團員們，都非常自然地相互交談，彼此認識。坐在泰子前排座位上的另外一位女性團員，今年大約三十八歲左右，是一家私人機構的打字小姐。她除了白色椅背上所露出的半個頭之外，似乎整個身體都陷在椅子中。旅行社派來的隨團職員——川又，和其他男

性團員們坐在後排的座位。此刻，他的左手正不停地翻着像字典一般厚的書，而右手也不停地在紙上摘錄。看樣子，他可能是在計算搭下班飛機的聯絡時間，各地交通控制的時間，或是十五個個人所需要花費的金額……等等。

那十一位男性團員中，最年輕的也有四十歲了。其他多半在五十歲以上。他們有些是私人機構的重要職員、主管，有些則獨資經營中小企業。

這趟為期三個禮拜的歐洲觀光旅行，大約在半年前就開始籌劃了，每位報名的團員，都要先向旅行社繳納六十七萬元日幣。而泰子是在一個月前才報名參加的。

坐在泰子前排的女打字員，頭動了一下，大概在變換睡姿吧！而泰子好像也進入半睡半醒的狀態，眼睛仍然微微張開。由羽田機場登機開始，每一位觀光旅行團的團員，似乎都無法平抑亢奮的心情，一直到美國的安克利治的上空，大家的心情才逐漸平靜下來。泰子環視周圍的乘客，每個人的臉，都呈現出無所事事，疲勞倦怠的表情，就好像坐在長程的慢車上面一般。

事實上，那種初次踏出國門的情緒，是不可能輕易地被平息下來的。班機飛離東京羽田機場的時間，正值夜間十點，飛行了三個鐘頭之後，天又亮了，由窗口可以看見那不斷翻湧的雲海。雖然每一個人都睡眠不足，但卻沒有人在沈睡中，甚至那些才喝下不少威士忌的男士們，也了無睡意，仍然不時地傳出低沉的談笑聲。

飛離安克利治的上空之後，泰子始終眺望着那像是被人揉爛了的阿拉斯加山脈，眼前山勢漸趨平坦，在看不見海陸分界時，出現了一大片廣闊無垠的冰原，那就是所謂的北極海。

大約在清晨六點左右，飛機就到達阿克利治的上空，那時候，陰暗的天空，曾一度明亮起來，但很快地又變得晦暗陰沉。現在，眼看着黃昏又快來臨了。這一路上，由於飛機始終向西飛行，所以太陽的位置一直都沒有改變，始終在泰子對面的窗外。似乎全然靜止不動的太陽，由於光線太弱，所以四周都顯得非常陰暗。

冰原上有一道黑影，看起來很像一條小河流。在四月中旬時，北極海冰原上的冰塊出現了許多龜裂的現象，每一塊都好像被溫暖的春風拂過似的，看起來都開始溶化了。看到這些情景，泰子雖苦於無法向他人查詢，而事實上她也不想和其他人攀談。因此，從飛離阿克利治上空一直到通過北極的五個小時中，都一直陷入沉思之中。

——通過北極時，記得把寫好姓名住址的證明卡交給機長署名。待證明卡寄回來，我就知道妳的行蹤了。

這些是丈夫保雄在羽田機場和其他前來送行的親友們寒暄過後，紅着臉將泰子招到角落上，用一種非常正經、嚴肅的口吻，所說的話。

在羽田機場臨上飛機的那幕景象，距離現在，只不過十個鐘頭而已，但是對於泰子來說，那些在日本生活的丈夫、朋友、親戚們都好像已經離她很遠，而時間也無法再沖淡些什麼了——雖然她還是無法將有關的記憶，由腦海中完全抹煞掉。尤其是真吉那位臉龐瘦削，眼睛細小的妻子——妙子，泰子對她的印象似乎比丈夫保雄的，還要深刻。她的腦海中，又浮現出丈夫和妙子在機場上愉快地交談着的表情。

慘白的冰原上，由平坦而漸漸出現了起伏的地形。窗外又出現了連綿不絕的山岳地形，整個山脈都覆上一層厚厚的冰塊。在山嶺的冰雪，平坦得好像被刀片削過似的。大體上說來，因為整條山脈都被淡紅色的光暈所籠罩，所以看起來還不會讓人感到非常淒涼、孤寂。冰塊般的天空，有許多泛紫色的霧氣在移動着，使得山嶺上泛紅的厚冰塊，看起來就好像是浮現在那無邊天際中的幻影一般。

這時候，對面窗戶上，似乎仍然停在原地不動的太陽，光芒變得非常耀眼，使得機艙內剛因光線不足而點亮的電燈相形失色。由窗口向下俯視可以看見太陽穩穩地端坐在滾滾的雲海中。

金髮的空中小姐又再度親切地笑着走過來，當她將手上的卡片交給每一位乘客時，乘客們都抬起頭來。這張通過北極證明卡上面，清楚地印出地球的形狀。

「我還以為又要吃飯了呢！」

聽見服務於報社女仕的自言自語，那位在安克利治換上來值班的金髮空中小姐也微笑不語，她那親切的態度和窈窕的身材，使機上的每位乘客，都感到非常的舒適、愉快，就好像在自己的家裏一般。

泰子看着卡片上的收件人姓名、住址欄，遲遲未將丈夫的姓名和東京的地址填入。這將是她寄給丈夫的最後一封信了。空中小姐又走過來了，泰子不得不急忙地填妥，交給空中小姐。

卡片一交給空中小姐之後，泰子的心情，頓時覺得輕鬆了許多，薄薄的一張卡片，似乎負荷

了不少重量。聽見法國籍空中小姐那聲輕脆的道謝，凡是稍懂法語的人，都會親切地回答一聲「美爾西」，就連完全不懂的人，也能從她的表情中，體會出而會心一笑。

窗外連綿不絕的羣山山巔上，仍然是一片淡紅色，而天空中的微紫霧氣，似乎一時還不會消散。對面窗戶外面的夕陽，仍然一動也不動地，獨個兒吊在原地。四月中旬的北極地區，晝夜的變化，都是這樣的。

飛機通過北極，又繼續飛行了兩小時，天空四周再度明亮、清朗，紫色的霧氣消散之後，那片白色的冰原，看起來就更慘白了。此刻，掛在機窗外的太陽，光芒雖未稍減，但那張充血般的圓臉，已經被洗掉了，同時，位置也稍稍往上移了一點。明朗的早晨終於從那微明的清晨中醒來，從飛機通過北極那條畫分東西半球的經度線開始，泰子心中的某種決定，似乎更堅定了，彷彿自己的半個身子已隨着東半球的遠離而獲得解脫。

被籠罩在將明未明的昏暗中，一旦獲得釋放，沐浴在陽光普照的早晨裏，泰子內心的躊躇、遲疑，也隨之煙消雲散，豁然開朗。

真吉應該在前天就到達開羅了。三天前，他搭乘另外一條航線的班機，由羽田機場起飛之後，就取道南方的航線到達開羅。當時，只有幾位公司同仁到機場送行，因為他是以到香港出差的名義出國的，再加上他已經去過香港三次了。親戚、朋友的感覺就好像是由東京到九洲、北海道一般，所以，也都沒有來送行。

當然，送行的同事們，不可能發覺真吉的意圖。真吉到達香港之後，公司將會接到他寄回來

的辭呈。接着，他將在德黑蘭留宿一晚，次日再飛抵開羅。這個籌備已久的計劃，完完全全屬於泰子與真吉之間的秘密。

大約在一個星期以前，也就是真吉出發的前四天，在那家兩人平常見面的餐廳裏，真吉爲了堅定泰子的決心，而不斷地灌輸他自己的的一些想法，說得口焦舌爛。早在半年前，他們就已經下定了決心，三個月前，進入實習的階段，完全確定則是最近一個月的事。

每一次見面，真吉那種焦急的神色，總會感染到泰子，使她覺得非常不安。事實上，泰子非常了解，真吉只想獲得她的芳心，並不計較別的。但由於每次見面，都遭到泰子言行上某種程度的拒絕，使得真吉幾乎完全喪失自信心，並感到沮喪。

真吉始終懷疑，即使能說服泰子，完成這項計劃，也不一定意味着，自己能完全地擁有泰子的一切。但無論如何，真吉堅信，最後的結合，才能完成最堅韌、最穩固的愛情。泰子雖然也默認了這種結果，但卻無法拋開一切，因此，好幾次都被真吉逼得瀕於崩潰的狀態。

跌入回憶中的泰子，眼前忽地晃過一個影像，使得那好不容易才燃起的熾熱，一下子又冷卻下去。每思及丈夫那忠厚寬仁的眼神，就無法不顧一切，踰矩妄動了。

每當保雄下班回來，泰子幫他脫下那穿了一整天的襯衫時，陣陣襲來的汗臭味，都會使泰子立刻聯想到真吉身體上的氣息。那種感覺往往非常強烈。

——沈丁花好香啊！

換上衣服的丈夫，一邊望着陰暗的庭院，一邊說着。

——嗯！的確很香。

泰子心不在焉地敷衍着保雄。此刻，她心中正爲了一小時前，拒絕了真吉的要求，匆忙趕回來的行爲，感到非常地內疚。真吉的感情太奔放了。

新綠色的枝葉間，梔子花盛開着，在庭院內替牽牛花澆水的保雄，滿足地望着前次才由廟會中買回來的一盆菊花。眼看着，就快下霜了。保雄又望着種在庭院角落的藍天竺那紅色的果實。

——真吉怎麼好久都沒有來玩了！

保雄一邊爲泰子披上外套，一邊問道：

——是呀！或許別的地方有更好玩的哪！

泰子極力地壓抑着心中的激動。

真吉之所以不再來，主要是爲了避免和保雄見面。

相對地，他要求和泰子在外面幽會的次數就增加了。在被真吉破壞了一切之後，泰子也消極地順其自然，任由真吉的安排。

——看！今年的梅花，可能有一半開不了花。

——是啊！

果真如保雄所預言的一般，梅花有一半枯萎了，但另外一半却羞答答地含苞待放。

坐在客廳裏，看着庭院內，被寒雨所籠罩的花苞，泰子心中渴盼着真吉的電話。若四、五天沒有接到真吉的電話，就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渴望聽到他的聲音。尤其是在丈夫上班之後，寂

寬難耐的心情，使得時間移動的脚步，無形中變得更加遲滯，緩慢。

偶爾她會因受不了難耐的寂寞，而打電話到真吉服務的公司，但幾乎每次都是真吉的同事或部屬接聽，碰到這種情形，急欲聽見真吉聲音的慾望，就會立刻被澆滅，放下電話後，她總會約束自己，千萬別再打電話，但再拿起話筒時，心中却會自我安慰一番，「或許這一次真吉會親自接電話」。結果，多半是事與願違。後來，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泰子就轉而要求真吉打電話給她，而真吉的電話，也成為泰子一天之中最企盼的事情。

保雄如果因公出差，離家幾天的話，泰子從來都不會惦念，或是感到寂寞。但換了真吉的話，雖然只離開一天，心中就會覺得很不對勁，像獨自生活在小島上一般。

泰子是在沈丁花正飄香的時候，報名加入旅行社所招攬的歐洲觀光旅行團。所有的費用，都是保雄事先為她儲存起來的，甚至一切報名手續，也是保雄親自代勞的。任職於化學纖維公司的保雄，兩年前，在課長職任內，曾因公事而到歐洲出差，因此，在泰子出發之前，還不停地將自己的經驗告訴泰子，好讓泰子多了解一些應注意的事情。

——等妳回來的時候，杜鵑花正盛開着呢！

被丈夫那種毫無保留的愛、寬容以及忠厚所包圍，泰子雖然感到非常地內疚，但情況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真吉和她兩人的計劃，勢在必行。因為這正是她向摯愛她的先生，表示最大歉意的唯一方法。

飛機平穩地降落在漢堡機場。這是歐洲觀光旅行團中途所停留的第二站。

「各位旅客，法航班機將在此地停留四十分鐘，請下機的旅客，別忘了自己隨身攜帶的貴重物品，在過境室休息，可以不用出示護照。」

機上的旅客魚貫走下去，幾乎每一位日籍旅客，手上都拎着一架照相機。這時候，泰子將護照由皮包內取出來，待會兒有必要讓川又先生看。

時值漢堡的早春時節，坐在機場準備好的小型巴士中，這些由安克利治坐了十個鐘頭飛機的旅客們，被漢堡清晨的涼風迎面拂過之後，立刻又精神百倍，而不停地用腳踩踏着地板，發出節奏般的聲響。當他們朝着機場那棟飄揚着德國國旗的白色建築物走過去時，還興奮地東張西望。第一次映入眼簾的歐洲風景，事實上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瑰麗，看起來就好像天空中所浮動的厚厚雲層一般，有一股淒涼的感覺。

剛才在機上坐在泰子旁邊的那位報社女職員，湊過來和泰子攀談，還問她第一次踏上歐洲的心情。幾乎每經過一個國家，必須在護照上簽證或是到該機場所設的衛生所接受預防注射時，觀光旅行團中的四位女性團員，都會碰面，所以泰子偶爾也會和那位英文打字員交談幾句。

說實在的，這些原本不相識的人們，因有緣報名參加這次的歐洲觀光旅行團而聚在一起，使得大家自然而然地親切交談，和睦相處。但若想進一步地聯絡感情，就有賴旅行社派來的具有優秀領導才能的隨團職員的努力了。

報社女職員以及那位英文打字員，都是單身女性，她們爲了報名參加這次的歐洲觀光旅行團

，已經存了好幾年的錢，這正是那些放棄婚姻的人們的一種花錢方法。因此當那位英文打字員知道泰子是已婚的少婦之後，就露出敵意，而不願和泰子多作交談。

相對地，觀光團裏的男性團員們，對泰子的興趣就大多了。雖然彼此之間仍然矜持地保持距離，甚至連一些較熱情的言行也不敢表露出來。但這畢竟才開始不久，往後的旅程還長得很哪！所以，目前還無法預測未來。

只要隨着投宿在各國陌生飯店的次數遞增，團員間的感情就會漸趨融洽，而言行也會較為放鬆、自然。尤其是那些男性團員們的態度，將會改變得更多，更露骨。所以，泰子感覺到自己經常是那些男仕們談論的焦點。或許他們對這位年僅二十八歲，却單獨出外旅遊的少婦，感到非常好奇吧！

從餐飲室朝機場望過去，整個漢堡機場顯得非常孤寂，停機坪上，除了那班法航班機之外，還有幾架其他航空公司的客機。而那位寬額角，顴骨突出的英文打字員，正和三位外籍男士們交談。泰子閒坐着，就翻閱着手上的護照，看看上面所列出來的國家名稱——法國、英國、瑞士、義大利、希臘、阿拉伯、香港，最後飛回日本。根據旅行社所預定的行程，落腳的地點有巴黎、倫敦、日內瓦、羅馬、雅典、開羅以及香港等地。

這時候，旅行社的隨團職員川又先生向男仕們低聲地說了一會兒，他們就偏着頭邊笑邊傾聽。

「討厭！一定是告訴他們如何找樂子。」

報社的女職員，不高興地繃着臉說。

待對面的男仕們談話告一段落之後，川又就走過來，泰子急忙叫住他，就在那一瞬間，泰子心中又突然湧現另外一種新奇的感受。她將川又招到角落邊上：

「有點私事，想在巴黎就和大家分手，行嗎？」

「巴黎？」

川又驚訝地一面將眼鏡扶正，一面問道：

「爲什麼？」

「噢！在德國我有一位朋友在海德堡大學就讀，因爲他想到日本進修，所以很渴望能和我先面談一番。所以……只好在巴黎就和大家先告別了。」

泰子覺得自己的心跳速度，有增無減。

「原來是這樣啊！但是，我們一起出發，妳却中途離開，可能不太好交代！」

川又說時，臉上還露出即將分離的不捨之情。

「剛剛在飛機上就想告訴你了，因爲一時無法下定決心，所以沒說。現在我已經非常確定，實在抱歉得很。」

說到這裏，泰子發覺那些男仕們也好奇地望着這邊。

「既然妳已經決定了，那我也不好勉強，只是少了一個人之後，行程上會遜色不少。」
泰子的堅決態度，總算讓川又死了心。